望溪先生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

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為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

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葢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葢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

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殽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

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旨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

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惑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會大夫人各異辭之類是也有沿舊

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
是也其閒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
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
作者非一而篇自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
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
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
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
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
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
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閒也余
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為三十有六

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

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棼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為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為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畧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偏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閒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眾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為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為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眞蓋無

幾以其學旣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闢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闢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畧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

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尙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畧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徧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辯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慨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删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

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

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强以往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衙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援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苛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

尊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跼蹐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爲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眞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飈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

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疏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况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

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閒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眞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汙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

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誾諡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俟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怵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宦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愼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
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甯縣事蘇君偕余入白老母
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
旨召入南書房卽日登程吾母噭然而哭是夕下江甯
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尚有生
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
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也
獄辭上蒙
恩免死槩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
希命次弟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
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

祠祭田之粗具哉滇遊紀聞桀吏議方宗人無疏戚皆
罪在大辟安知
聖祖矜憫并免放流
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
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
也余乃使子孫私遺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
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
學問皆咯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
母隱憖背人掩涕必涉月逾時具辰令節對女婦每當
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
者屢焉計所以贖遺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

力之所癱吾毋謝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尚其世守之

敎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

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為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已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為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

及爰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作於祖無作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儕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

之試者猶覽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覽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册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厲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

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
揉木以爲輪雖𣤶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
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
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
民於耳目心志之閒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
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
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
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
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
失也能乎哉有圅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
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

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
識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
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旣
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
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尙於古
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眞也理正而皆心得辭
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
先兄素不爲時文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
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

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為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為二三同好所推遂

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業眾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求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屛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况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接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蘊焉觀

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除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鎭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討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衆不遠其居

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衺之民居無所容姦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樂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雖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迨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炎至自江西爲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畀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宿負

以毀其家其家君倡復廬溪堰潤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墝行身不尚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情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發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倜儻有父風爲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閎深時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煲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閒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爲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錄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爲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爲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遵山廖公不能强而今爲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侍游好自爲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詐託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爲別白以著之戒者明也

而今爲此册乃使人疑夫詒託者之皆眞乎㬇作而言
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
命㬇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
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嚮與所以交於先生
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即取茲所以命㬇者而筆
之書則不惟可明戒于前且可以辨僞於後矣㬇之請
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
舉場故擇義選辭不敢過爲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
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
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㬇衍亦以
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㬇言歷爲戒之顚末使報

其尊人故并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卽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爲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天吾妹不食經旬旣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顯然麻衣近始爲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亟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旣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爲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旣死而不能忘誓習尙之漸人若

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為敘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强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燿一時而行則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間閩

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閒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爲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爲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爲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既沒余亦罷官君以伉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爲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金爲道齎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礲羣士余謂

非君不可元学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元学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痁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嶽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学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間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爲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爲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

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衆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閒又念誌公之墓己及公詩無爲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繙余夙所心悏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玆爲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牖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既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

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會以告公墓而毋刋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鷹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㒺然於古昔者哉即

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徧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卽不辨其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餬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若標其格調視衆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膺青膺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鶩之士而膺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

也乾隆二年秋冬余自
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閼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
村以詩投果蕭洒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鷹青其
後鷹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
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
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爲而謀去
家以從鷹青於山中憶鷹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
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絶塞開墾以給屯軍
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絶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
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術也東村齒未
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鷹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

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芭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

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眞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

異功其更求異已者而與之講議可也異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為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為嫠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美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為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為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郤犨求婚魯人為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

矣李斯頌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

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猺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為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為曹氏之光榮也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即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疾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姻皆謂譔殿試期至再三

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必大爲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

先帝赦除召入

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於故

相國安溪李公所及

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爲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

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

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爲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槩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即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即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般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

自叙也

望溪先生文集卷五

書後題跋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況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尙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

於思慮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頹惰委靡不能有立可知矣乃見謂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末名實之交眩與日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陳之不習而以付於悍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尚浮言別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當習而騖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爲賢得

於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於所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況以中材處陁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導民者誠畏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尙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尙以喪食爲疑而揵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容貌顏色無一不遠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

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習焉以備他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卽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女叔以爲亡徵則言固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

補本文之閒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奥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强不知以爲知者邪

書祭裴太常文後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案之皆有僞亂余嘗欲刪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暇也韓公之文一語出則眞氣動人其辭鎔冶於周人之書而秦漢間取者僅十一焉今集中乃載祭薛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尙不爲好而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文意者他人所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姓矜爲公作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決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學者猶安於習見

而莫知別擇況聖人之經其微辭隱義雖在毫芒蔽晦於前儒承授之說而不察不著者與此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稺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淸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尙有町畦非

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曉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晩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亢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晩出則辨宜及之且是書剽劌戴記諸子語甚眾而子厚第云首篇出莊子而

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謂即子厚之所斥邪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閒未達則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二三然後上下安歷年

永既其後侵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翺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捃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横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旣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

翺乃憒然自以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姦其人微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瞀儒耳食猶嚾嚾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謬矣哉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敘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邪吾觀周秦閒諸子其傳顯著者尙多爲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閒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

語蓋嘗日摭拾羣言以備採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祕可心喻而不可言傳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書以泰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遷平王於洛而進其裔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

者如此則夫天造物化之絪縕於無形者其盡可詰邪余於是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之邪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邪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爲類無疾而呻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指若未詳也弔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病幽憤微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遘疾罹禍殃其汎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告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

知雄之言雖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諛張苟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爲文之意則悖矣豈朱子惡其爲文之意於詞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詳與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崑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正而팠之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爲之恨子孫不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也既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槪見蓋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已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名於沒世邪厥後見嘉定張樸

村叩之曰此吾鄉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開闢茲其僅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衆知其非不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爲徵則他人據而有之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陸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述而學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膚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

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
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
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
發於親舊及入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
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
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
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
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
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
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
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

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
士所能及也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偵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
然閒謀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
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
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甯
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奸僉緩餉愆期
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
謀至大淩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
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

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闖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二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眛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擠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況生時憪公功成而位居已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褒勸恭儉明察之君嗚

呼此立政所以畏憸人也

書盧象晉傳後

宜興盧豪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多端而娼嫉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勳庸出已之上必不能容即未達之士少見鋒穎即防其異日之難馴而豫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之詬厲絕不以槩於心即情見勢屈而身罹禍殃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已不能爲之下而不思高陽既退邊關社稷之事已

不能支撐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亡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當是時邊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豫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莊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姦憸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溫體仁每擠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殘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徹惑於媢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究王訩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僇有國者可不愼乎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爲横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齮齕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遥執朝柄進退海内士大夫豈君子所爲復社始於張楊海内朋從者萬餘人楊以鄉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錢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横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議爲之氣壹而吾友北平王崑繩惡鄒南皋主議殺熊廷弼亦謂迂儒豈知天下大計官

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清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卽用其言以擠之以爲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爲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卽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異日所爲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卽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爲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騁也三君子煩誦吾言由是倡爲是說者多病之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無日

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群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卽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負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遂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怒矣凡群小所指爲誹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已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三誼主而外亂政涼德奸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凋盡百度皆昏

而鬪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鋮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詆先生爲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已未雎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

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至二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

聖祖仁皇帝嘉與須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

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

傳辭事大略請余別爲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萬氏

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

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

旣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秉謙屏呂鐩之義

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

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貿儒五藏之

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憸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憸陰賊之臣必巧邀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專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莊烈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兕弁無從煽亂

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毀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鎭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滅破巷戰鬬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國於逆闖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憸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謂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譏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愼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甯諸生

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兒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眾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圮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戸號人屬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莊烈愍帝嗣位而累世之患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權門戸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姧憸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姧欺肺腑忍心之

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芟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萃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姦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殞守政於士庶子以帥眾庶蓋惟士明於義理

能爲眾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搢紳間者惟雎州湯潛庵先生之母（流賊破雎州罵賊賊怒支解之）閩中鄭侍郎重之父（父字華振聞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若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爲顯晦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蜀江西冦亂至

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蘄昌

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肎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敭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躡綴脏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暐吉於余爲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藉於余言旣以語之因爲書於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為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留一日為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旣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闔閭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僨而下之禮俗可不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敎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

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啟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為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專行於明其漸摩既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忠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為更舉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

死士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駡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閒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

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甯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脩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

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作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

之前鬪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荊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荊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

呼弱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
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
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既而晚節
末路乃有不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
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
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
爲義烈其勃谿於舅姑傲很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
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慝而不慚夫坤陰之純
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彖爲馬其用爲永貞而彖傳揭
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
又其後則長白富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關之審者則

淸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荆氏
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玆以與
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
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
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康熙癸巳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修樂律厤算書凡十年始知滿洲禮俗兄弟姻
親相依相恤婦人勤女職事舅姑於古禮爲近同好二
三君子之家能盡爲嫡之禮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

而乳其遺孤者曰撒克達氏禮部侍郎兼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盡事繼姑之禮以格於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道按察司副使赫黑之母也守爲嫠之禮毋家貴盛欲奪其志獨身逃歸依其夫之養毋以育其孤無食無衣而誓死不還毋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敦靑巖之兄所棄妾子羅音代之妻也盛年過禮而從夫以死者曰官爾佳氏留侍郎從兄完顏保之妻也余嘗謂

本朝勃興衆皆以爲武威無敵於天下自君子觀之則王業之本受命之符盡於是乎在矣乾隆九年余臥病北山故人子吳殷南至自吳門致太守雅公兄子隆德

之妻東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父倫君與余共事
崇養齋嘗屬余擇師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風節著中朝膏
澤溥吳郡余義不得辭惟君婦殉其夫事跡多同隆德
之妻所異於官爾佳氏者惟從閉自經彼則飲藥而衆
不能邀耳欲獨爲傳非衍以膚語不能成章竊念人紀
者政教之本也閨門者人紀之源也二三同好家人之
淳德異烈可傳者已得數人則不接於余之耳目者可
知矣遭變而著名者如此則安常履順篤厚於人紀周
浹於禮意者可知矣隆德繫近
天潢故東鄂氏得荷
國恩旌表其餘皆故家卿族能致高賢名輩之表誌以

發揚於遠邇則窮巷蓽門艱貞苦恨而湮滅於無聞者更不知其幾矣故凡數所知見而備論之以昭國家風教之盛俾達於史官得據爲列女傳之總序焉

書髙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兒子之喪病不能與單生作哲緘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隱閔先兄每戒余曰此二親之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嘗吾之世志行越衆者三人睢州湯潛庵之母爲流賊所

膊關西李中孚之父康爛於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毋改適甯䦆萬里始得父墓兒異母之姊招魂而歸蓋功利嗜欲爇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之行生之考妣孺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郎速致要津贏資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患淺抗其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三君子之行切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題黃玉圃夢歸圖

癸亥秋玉圃過潭上出此圖索題別後不忍更展故底滯踰年以書來速嗟乎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而古稱倍親而仕蓋既承國事則此身非親所獨有故有四牡之詩有秦使聞喪之禮皆人子所不忍言故曾閔之徒必不可强以仕也玉圃家京師仕不離親其復起也觀察河南故思歸之切形於夢志以圖若余則弱冠飢驅幾二十年離後蒙

恩供奉內廷每歲首夏辭老母出塞迫冬始歸玉圃之夢乃余旬月中數見而不可以數計者也尚忍題斯圖哉玉圃終其身常依二親適守官在外而不得視太夫

人舍殮余則竟世栖栖依親日甚少而老毋之終會當反役蓋所遭各有吾不吾焉然余惟塞上之行爲承公事囘思少壯徒以奔走衣食孤行遠游爲父毋憂歲時伏臘春秋佳日奉觴御食而親色笑者蓋無幾焉撫心更何以自解邪故書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圃之悲乾隆九年孟秋朔後三日望溪方苞撰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留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事反命而特

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嵁巖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已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志在竭忠而窮於効忠之無路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

死而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娼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況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